

武夷山「傳說」

文 / 楊文寬 資深陶藝家、第三屆臺北陶藝發展與推廣委員

相交多年的陶友於2004年8月組團一起去福建武夷山、建陽、德化等地考察陶瓷。當我在出發十天 prior 知悉消息即向報名，一方面是想讓多年前許下尋訪心靈中的烏金釉故鄉之心願，另一方面想到能和前輩宋禮飛、吳讓農等先生相近，相約旅遊六天「去玩還順便學到東西」，就覺得此行必定精采。

我以為善禮應該對烏金釉故鄉有相當的認識，其實不然。宋朝烏金釉茶盞的真正發源地是離開江平市東北車程二小時的水吉縣，遺址所在是一片寬曠丘陵地的斜坡，乘坐的大汽車從馬路開到黃土小徑，從黃土小徑到細路可供汽車行，最後大家只能請建陽陶瓷專家江先生引道，在田邊小徑步行爬上滿坑滿谷的破片茶盞窯址。七、八十歲的宋、吳二位前輩不長當午烈日，亦不輸後生一鼓作氣在破片堆上尋覓覓見。

第二天我在遊覽車上和意聽到的趣聞討論正是這樣：

「你知道宋朝烏金釉的溫度超過1300度嗎？」

「它的窯室是斜坡式的甕窯，竟然可燒成這種溫度。」

「用甕窯來喝茶？」

「對呀，就是使用採茶才以盞飲茶。」

「是嗎？為何是此種飲茶方法，東傳至日本保存到目前，而我們卻改用茶杯、茶壺的習慣。」

宋禮飛先生說到南宋傳教在十一世紀隨和尚東渡，飲茶和茶盞一併帶去日本的典故。

三十年前才出校門的我，第一次的工作經驗是服務臺北故宮博物院的科技室；當時工作模式在博物院和陶瓷結合是很少見的，而我上班第一天就和笑臉靨又和藹的宋先生面對面而生。宋先生是傑大美術系畢業，「五月畫會」那個時代的青年畫家之一，亦曾經追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大樓凌純聲先生作過田野調查工作。慢慢地可叫我在武夷山遊覽車上和意聽到的趣聞討論一番，也讓我回想起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時，跟宋先生無聊談器、陶瓷、形玩都相講不完的話題，可惜我僅僅工作了三年多即移居到南臺灣。

如果喜愛陶瓷的愛好，儘從教科書去學會如何欣賞，精準地把握判斷，甚至去應付宋盞的名種真偽，那真是萬分可惜。武夷山之行——踏在遺址上撿拾破片，又聽到宋先生無意間出口成章，都讓我感覺到除了書本知識外的寶貴經驗。

但原你跟我一樣是個陶癡，那就需要透過學習和嘗試才漸漸養成品味，反覆學習基本的製作過程，完成最後在窯中的燒成，習陶的過程是個知性追求和視覺享受的雙重樂事。此次車行熟讀善禮對宋盞的記載，又和宋禮飛先生有機會親臨車遊數日，謹慎愉快地親近武夷山自然青山綠水與行業地形；我自喻一生中能遇到一個博學的美術界前輩是何等幸運。